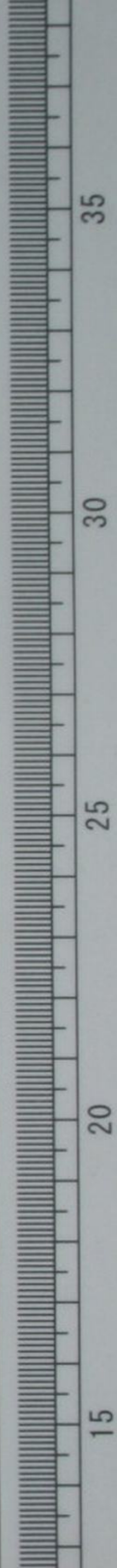




清名家古文所見集

壹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24
1



文庫 11

D 224

1

清名家古文所見集

余幼聞人言古文辭之善或並世而數人或數十年而一人或數百年而後有一人自明歸太僕有光死而世無人矣侯魏與汪皆不得接乎文章之統而他何論哉及余受學桐城姚先生先生之文出於劉學博學博之文源於方侍郎是三公者吾黨以爲繼太僕矣而外人謂阿其所好或不然焉外人言不足信要之古文甚難從事者希故知其真者尠耳休寧陳君仰韓篤信好學一日示所選文名曰國朝古文所見集其言曰佳文當不止此此據吾之所見而已集內之作或因人以存文或因文以存人例不必同

010190556820

亦據吾所見者而已。觀其目則自侯魏諸君下逮近人之作計已得數十人而余文亦竊玷其中。吁！世人之論謂自太僕後無古文。陳君據所見而其人已至數十之多。是何世人之隘而陳君之寬耶？夫隘則嚴嚴則或流爲刻覈。寬則恕恕則不失爲忠厚。是以立論不容苛而與人毋求備。雖然數十君子之文其皆可以繼太僕乎其亦當區別以觀而抑猶有所待乎？陳君知之余昧於文不能知也。願以余之昧於文而所作玷其中則陳君之寬其亦毋乃過甚也哉。道光二年正月晦前一日上元管同序。

歐長於叙事。蘇長於議論。王好作短句。曾好作長句。自有文章而還。大家且不能無所長與否。得意與否者如此。編集之務則無他。虛心選抄。每家叙其所長與得意。以見其本相而已矣。蓋孔聖刪三百。國國異其風。而草木區分。子夏旣取譬於聖門。諸子與俱居業之日也。余閱此篇。叙現世人爲古文者。名以所見。管序載其言曰。佳文當不止此。此據吾所見而已。集內之作。或因人以存文。又因文以存人。例固不必同。亦據

吾所見而已。夫據吾所見而已。則比之選抄。亦別爲編集一體。偶作宿構。抵手輒取。妍醜兼存。而瓦玉並奏。其風格區分。雖或可得而想。不如選抄之精。可併的知其所長得意也。抑亦有說焉。文猶詩。詩文之精云。今且假宋明以來選詩者。以明選文者。夫詩宋世始分江西西崑之派。其所尚。固異洒落與典縟。金元之際。元方二家各挹其流。而尚其所尚。其所選。一以高華沈實爲宗旨。一以生硬粗野爲老境。及明李王出。併

斥其皆落於言筌。乃以格調爲唱。格調之嚴。所選往往同調。時風因濫於踏襲。自此其後。更尚風趣。以濟其弊。其弊又每生於其所以濟。古佻於三袁尚禪脫。一澹於鍾譚尚古樸。以至清代。王士禛袁子才。又更創神韻性靈之見。以相尚相濟。其相尚相濟。要皆阿其所好。取舍由已。一以御萬。其所選愈精愈約。畢竟不過假古人以自呈其色相。古人人人所長。與得意。反不可得而見。從之者愈極而愈流。性靈之弊。今又旣爲

大輕薄。而世方厭之。顧文有八股定制。在詩爲
王李格調矣。而文論辭趣。又猶詩論風趣也。故
其弊自有相似者。前之專叔正大嚴重之文。而
真西山文章正宗。不免遺才之咎。後之。間載駢
麗佻達之篇。而陳仁錫明文奇賞。實罹雜體之
譏。矧方望溪。号爲輓近清代古文之宗。而其所
持章節段法之嚴。錢大昕譏其以時文視古文。
其轍實與前明茅鹿門以時文評古文者同。則
選抄亦末由見作者之所長與得意。寧如此集

所載純於古文。而所叔則偶作宿構。精粗併在。
人人風格區分。既已可得而想。家家所長得意。
亦或可由推知乎。此集剞劂方成。徵余序。余姑
爲就此集編體以爲此言。若乃清代古文淵源。
則錢牧齋亦以歸震川爲言。但震川簡易。而清
代諸家則平易。且昌黎純古。其行文長短頓倒。
一徂便之變。其述意蓄露危遜。概視類之宜。有
宋以還。世愈降愈不復用意。此亦古文體中之
變。不可不知也。

天保甲辰孟春阿波齊藤象序

編選古人之文難。編選今人之文尤難。何也。古人之文。其人既斯亡。其文既已有諸家評論。不過從折衷之。若近文。則所賴者唯吾意見。而所選者在世文人。方各銜其所長。以自尊焉。情好動易惑其意。名望輒擾亂其見。洵非胸有識監。且心太公者。其選自不足以壓人意也。陳子仰韓所選古文所見集。予讀之。以爲清代古文辭家。固當不止此。然其體有承統。而爲一代規格者。庶幾可賴此篇而槩見。則陳子此選。可謂不

爲情好名望所惑亂而太公者矣。况世相近議論或足以爲當代之定法。其學愈研。事實或足以證往史之逸事。在操觚者。爲坐右之一具。予爲惜此書乏于世。頃與書肆謀。翻刻以公諸世。不復顧遼東白豕之譏云。

天保甲辰孟春淡路山口璿跋於浪華僑所

例言

一從來論古文辭者。斷自晚周先秦。以迄西漢。謂唐宋八家。直接秦漢。而前明可嗣八家者。僅一歸熙甫。至本朝作者。極盛究之。能嗣熙甫者。惟桐城方劉姚三家。爲得其宗。其言要自有見。麟非心不謂然。顧自侯魏汪顧諸君輩出。亦各具有才氣。學力究未可概等諸自鄒以下。猶之韓柳而外。尙有孫李皇甫也。且古今人才。有受於天者。亦有成於人者。受於天者。空所依傍。而自成一家。若夫成於人者。則非參稽于往古。漸摩乎師友。不能故必爲

之者多乃能相與以有成而高才能自樹立之士亦時雜出乎其中倘必以是爲絕學而盡人俱不得與將天下咸視爲畏途而無復有爲之者矣故余是選獨從其寬以此

一我朝百八十年來海內能爲古文者豈盡於斯第麟家鮮藏書又足迹不出江安雖嘗一至京師不過赴試旋返以茲見聞頗隘搜羅未備是編第就耳目所逮者錄之故以所見名集異時或有博聞周見能集一代之成者蒐採及之未必非一隅之助云

一與姬傳先師同時者尙有新城魯遠懷魯絜非兩家喬梓及桐城之左叔固王濱麓歙之吳蕙川常州鄆子居皆以古文名余嘗訪求其文數年概不可得世有大選家于此數君尤加意焉以補闕遺則幸甚

一目錄內每列姓名上著其郡邑下詳其字若號庶令閱者瞭然間有不及知者姑從闕文以俟參考一茲編選先正暨同輩作一以顯微闡幽一以激揚後進原非爲附驥而設矧麟文自有專集何必復行攙入而管君異之則以爲旣備蒐採豈反自遺

爲選若干首勉附卷末雖不足供採擇庶未觀全集者卽藉是以就正可爾

道光壬午春二月休寧陳兆麒識時年六十有三

國朝古文所見集目錄

一卷

卷一 論著十四首

休寧陳兆麒編選 受業姪允中校允安

郡縣論一 崑山 顧炎武 寧人

郡縣論五 蕭山 顧炎武 亭林

子房擊秦論 澤州 毛際可 會侯

漢昭烈論 漢州 陳廷敬 午亭

王彥章論 湯來賀 佐平

范增論 錢塘 馮景 山公

讀孟子 桐城 方苞 靈皇

原人上

方苞

望溪

原人下

方苞

漢文帝論

方苞

蜀漢後主論

方苞

于忠肅論

方苞

息爭

桐城

劉大魁

才甫

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

劉大魁

海峯

卷二

論著十二首

答或問

歸安

茅星來

具茨

答問大學

茅星來

鈍叟

三卷

格物辯

江寧

程廷祚

綿莊

李斯論

桐城

姚鼐

姬傳

賈生明申商論

姚鼐

惜抱

中庸論性

歙縣

吳定

殿麟

韓信論

桐城

方東樹

植之

魏武帝論

方東樹

蒯通論

上元

管同

異之

讀漢書翟方進傳

上元

管同

育齋

禹問辯

上元

梅曾亮

伯言

項伯論

休寧

陳兆麒

仰韓

卷三 說十首

泊菴說

毛際可 鶴舫

慶生日說

建寧朱仕琇 斐瞻

桂馨名說

長洲王芑孫 念豐

日昃之離說

上元胡鎬 聖基

婚媾有言說

桐城胡鎬

孔子不知父墓說

姚景衡 庚甫

室慾說

管同

士說

梅曾亮 葛君

蠶說

當塗楊培錦 楊裘

孟子疑武成說

陳兆麒 蘭軒

卷四 序十三首

喬簡襄詩序

南昌王猷定 于一

陳其年詩序

商邨侯方域 朝宗

王山長集序

宣城施閏章 愚山

殉節錄序

寧都魏禧 凝叔

論世堂文集序

魏禧 勺庭

許士重詩序

魏禧

竹林集自序

吳江計東 甫草

陳其年湖海樓詩集序

慈谿姜宸英 西溟

徐芝仙出塞詩序

姜宸英

湛園

鈔古文載序

常州

邵長蘅

子湘

漁洋山人集序

長洲

尤侗

展成

唐豫公明史序

太倉

王崇簡

敬哉

谿音序

朱仕琇

梅崖

卷五 序十二首

元儒陳定宇先生文集序

休寧

戴有祺

天言

海船三集序

劉大櫨

耕南

方晞原時文序

劉大櫨

餘姚

盧文弨

紹弓

鐘山札記自序

左伸郭浮渡詩序

姚曾鼐

敦拙堂詩集序

姚東鼐

謝蘊山詩集序

姚鼐

海峯夫子女文序

吳定

吳建周詩序

吳定

吳氏宗譜序

方東樹

周文忠公集序

管同

因寄軒文集序

陳兆麒

卷六 題跋十四首

題林鐵崖馬伽沙畫卷

萊陽

宋琬

荔裳

書項羽本紀後

馮景 少渠

再書項羽本紀後

馮景

書金谿兩烈婦紀略後

邵長蘅 青門

書孟子荀卿傳後

方苞

書潘允慎家傳後

方苞

書王氏三烈女傳後

方苞

書惜抱軒文集

王芭孫 惕甫

書高貴鄉公紀後

胡鎬

書法言後

方東樹

書韓非傳後

梅曾亮 餘萬

書守濬日記後

梅曾亮

跋前明元撫軍勦賊圖後

江寧甘煦 畸人

跋紫石泉山房文集後

陳兆麒

卷七 書十四首

與友人論學書

顧炎武

答王進士書

長洲汪琬 茗文

答陸稼書書

睢州湯斌 潛菴

與門下士書

紹興徐文駒 丹崖

復魯絜非書

姚鼐

答魯賓之書

姚鼐

復東浦陳方伯書

姚鼐

與王濱麓書

吳定

答鮑生桂星書

吳定

答惕甫書

青浦王昶 蘭泉

答翁覃溪先生書

王芑孫 鐵夫

與管異之書

上元侯敦復 念勤

答管異之書

侯敦復

寄朱仲亭書

陳兆麒

卷八

贈序九首 壽序三首

送朱方菴之官峩眉序

秀水李良年 秋錦

送胡先生序

劉大櫟

送倪司城序

劉大櫟

送張閑中序

劉大櫟

送姚姬傳南歸序

劉大櫟

送李理問序

管同

送聯司馬序

管同

贈陳仰韓序

梅曾亮

送張進士歸武林序

萊州沈彤 冠雲

徐晝堂先生八十壽序

吳江潘耒 稼堂

顧林亭先生六十壽序

吳江潘耒 稼堂

魯致堂七十壽序

朱仕琇

卷九 傳十首

書沈通明事

汪琬 鈍翁

明吳尚書傳

宜興 儲欣 同人

記劉孝子尊親事

姜宸英

青門老圃傳

邵長蘅

記女奴景事

陳廷敬

左忠毅公逸事

方苞

白雲先生傳

方苞

方任二貞婦傳

方苞

卷

同卷

汪玉然傳

錢塘 桑調元 駿甫

書魯亮儕事

錢塘 袁枚 子才

卷十 傳十首

朱竹君先生傳

姚鼐

張貞女傳

姚鼐

贈大夫程駉履先生傳

吳定

程節母傳

吳定

華烈婦傳

無錫 秦瀛 凌滄

張大鵬傳

管同

華陰縣丞王君傳

管同

書楊氏婢事

梅曾亮

馮烈婦傳

陳兆麒

王孝子傳

陳兆麒

卷十一 碑一首

墓誌銘十首

哀辭一首

鄒縣重修亞聖孟子廟碑

秀水

朱彝尊

錫鬯

錢烈女墓誌銘

王猷定

軫石

王烈女墓誌銘

毛際可

松臯

舅氏楊君權厝誌

劉大櫨

陳處士墓誌銘

朱仕琇

海峰先生墓誌銘

吳定

吳蕙川墓誌銘

吳定

鮑君墓誌銘

吳定

魯賓之墓誌銘

新城

陳用光

碩士

鄧宜人墓誌銘

陳用光

石士

從舅鄒君墓誌銘

管同

武季子哀辭

方苞

同卷

卷十二 記十三首

愚樓記

施閏章

履硯齋記

汪琬

堯峯

石塢山房圖記

湯斌

看竹圖記

朱葵尊 竹垞

謙守齋記

平湖 陸隴其 稼書

夜游孤山記

邵長蘅

槐榮堂記

尤侗 悔菴

無怒軒記

臨川 李紱 穆堂

游鴈蕩記

方苞

無齋記

劉大櫚

漱潤樓記

劉大櫚

七峯草亭記

仁和 杭世駿 荃浦

散書後記

袁枚 簡齋

五卷

卷十三

記十四首

遊媚筆泉記

姚鼐

登泰山記

姚鼐

晴雪樓記

姚鼐

紫石泉山房記

吳定

紫雲山房雅集圖記

王芑孫

揖峯亭圖記

秦瀛 小峴

訪周孝侯讀書臺記

上元 張翼 毅齋

我宜軒記

江寧 周鴻覃 子儉

記峩眉松

周鴻覃 雲鶴

游西陂記

管同

抱膝軒記

管同

宣城異石記

侯敦復

因寄軒記

陳兆麒

石禪精舍記

陳兆麒

國朝古文所見集卷一

論著

郡縣論一

顧炎武

知封建之所以變而為郡縣則知郡縣之敝而將復變然則將復變而為封建乎曰不能有聖人起寓封建之意於郡縣之中而天下治矣蓋自漢以下之人莫不謂秦以孤立而亡不知秦之亡不封建亡封建亦亡而封建之廢固自周衰之日而不自於秦也封建之廢非一日之故也雖聖人起亦將變而為郡縣方今郡縣之敝已極而不為之所焉尙一一仍其故

事此民生之所以日貧中國之所以日弱而益趨於亂也何則封建之失其專在下郡縣之失其專在上古之聖人以公心待天下之人胙之土而分之國今之君人者盡四海之內爲我郡縣猶不足也人人而疑之事事而制之科條文簿日多於一日而又設之監司設之督撫以爲如此守令不得以殘害其民矣不知有司之官凜凜然救過之不給以得代爲幸而無肯爲其民興一日之利者民烏得而不窮國烏得而不弱率此不變雖千百年而吾知其與亂同事日甚一日者矣然則尊令長之秩而予之以生財治人

之權罷監司之任設世官之獎行辟屬之法所謂寓封建之意於郡縣之中而二千年以來之敝可以復振後之君苟欲厚民生強國勢則必用吾言矣

○郡縣論五

顧炎武

天下之人各懷其家各私其子其常情也爲天子爲百姓之心必不如其自爲此在三代以上已然矣聖人者因而用之用天下之私以成一人之公而天下治夫使縣令得私其百里之地則縣之人民皆其子姓縣之土地皆其田疇縣之城郭皆其藩垣縣之倉廩皆其困窮爲子姓則必愛之而勿傷爲田疇則必

治之而勿棄。爲籓垣。困窮則必繕之。而勿損。自令言之。私也。自天子言之。所求乎治天下者。如是焉止矣。一旦有不虞之變。必不如劉淵石勒王仙芝黃巢之輩。橫行千里。如入無人之境也。於是有效。死勿去之。守。於是。有合縱締交之拒。非爲天子也。爲其私也。爲其私。所以爲天子也。故天下之私。天子之公也。公則說。信則人任焉。此三代之治。可以庶幾。而況乎漢唐之盛。不難致也。

子房擊秦論

毛際可

昔張子房擊始皇於博浪沙中。誤中副車。論者惜之。

予謂正天之巧於亡秦也。夫論世者。不觀於一事之成敗。而審於數世治亂之由。天之厭秦德久矣。然考其時。天下之大勢已定。卽令擊之。而中其長子扶蘇。聰明仁恕。又知誦法孔子。一旦嗣位。必能力反始皇之所爲。而斷不流於胡亥之庸且暴。雖有勝廣之徒。何自揭竿而起。與蓋秦之亡。以胡亥之得立也。而胡亥之得立。以人不知始皇之已死。而趙高得以居中用事也。然猶李斯持之於前。蒙恬疑之於後。其危不啻千鈞之引於一髮。使其不死於沙邱。而死於博浪。則詔不可得。而矯廢立之權。不可得。從中而制也。秦

社何至於遽屋耶。予故謂荆軻刺始皇於戰爭未定之日，不幸而不中，而六國以亡；子房擊始皇兼并既成之後，幸而不中，而秦以亡。時與勢之異也，皆天也。或有詰予者曰：若是則子房博浪之舉，非與予又謂不然。夫子房發憤於五世之仇，枕戈待旦，而藉手於力士之一擊，亦安能預知扶蘇之必不得嗣位，胡亥之必至於亡，而徐以俟始皇之自斃哉？然而子房之原本忠孝，又非荆軻之借交報仇，所敢望已。

漢昭烈論

陳廷敬

昭烈託孤於諸葛亮曰：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

君可自取。孫盛論之曰：量君之才否，而二三其節，何以摧服強鄰，囊括四海，備之命亮，亂孰甚焉？世或有謂備欲固委付之人，且以一蜀人之志，若所寄忠賢，則不須若斯之誨。如其非人，不宜啓篡逆之塗。古之顧命，必貽話言，詭偽之辭，非托孤之謂。按盛此論，可謂不知昭烈亦不知孔明者也。嘗觀古者堯舜之與賢，以公天下爲心，而昭烈之量子，以安國家爲念，雖其所志不同，不可謂昭烈之心，非出於至誠也。夫昭烈之於孔明，其君臣相遇，卽三代之隆，亦鮮可匹。是以成王之賢，猶致疑於公旦也。惟湯之於伊尹，伊尹

之於太甲。昭烈之君臣。可以同類而觀焉。昭烈之任諸葛。其智不愧成湯。諸葛之不負昭烈。其忠可比伊尹。伊尹放太甲而天下不以為嫌。諸葛亮其人也。非昭烈不能為此言。非孔明亦不足以當之。君臣之際。豈有所謂詭偽者哉。如盛之論。可謂不得古人之用心者矣。

○王彥章論

湯來賀

論忠烈者。必觀其所事之君。而後可以稱其人。而不過。倘所事非君。則雖奮不顧身以殉人之難。君子無取焉。吾觀五代史有死節傳。以王彥章為首。竊以為

過矣。夫彥章可謂猛將。不可謂忠臣。何也。其所事者。篡逆之朱溫也。可謂傷勇。不可謂死節。何也。其所為死者。篡逆之後。而暴亂之朝也。夫朱溫為黃巢賊黨。天下皆知之矣。既而歸降。遂篡唐而有天下。且荒淫恣肆。倫理俱滅。穢行踰於禽獸。是天下之大盜也。苟有志節。肯立其朝而食其祿乎。李克用始終為唐。必欲復仇討賊。百戰而志不衰。為彥章者。正宜與之合謀。以誅逆惡而謝天下。乃不知順逆不別。邪正不辨。是非而反與晉王為敵。卒至戰敗而死。是彥章非忠於君。乃忠於賊耳。非為其主死。乃為賊黨死耳。歐陽

子遂以得其死嘉之不亦過乎吾謂朱溫篡唐而弑昭宗既以盜賊取天下而又以淫虐守之稍有人心者皆當討逆以伸大義況具戰勝攻取之才足以有爲於天下乎即使初爲賊黨見其篡弑而後反之亦不得名之爲叛不然則潔身遠害寧泯滅無聞可也奈何以蓋世驍勇不建誅逆之旗不行反正之舉而乃急於見長黨叛逆而助之攻雖殺其身而不顧誘其降而不屑亦僅一勇夫耳假令彥章有志移其敵晉王者而敵朱溫移其爲梁死者而爲唐死則忠烈之誠豈不卓然千古哉夫子謂殺身成仁蓋以仁之

所在不得不死焉耳若爲賊戰而爲賊死是殺身以成不仁何足道也雖然五代時張文蔚楊涉輩皆舉進士而甘拜舞於賊廷況不事詩書區區一武人乎至如蘇循附溫以希進用及隨友謙降晉又稱臣舞蹈于晉王之前其視彥章奚若然則彥章在五代又曷可深求耶

范增論

馮景

蘇子瞻論范增之去當於羽殺卿子冠軍時吾意不然秦所以速亡鉅鹿之戰也戰鉅鹿而勝羽將之也羽得引兵疾渡河九戰而大破之者殺卿子冠軍而

代將也。不殺宋義，則羽不得將。羽不將，則鉅鹿之戰必不勝。戰不勝而秦亦不速亡。當是時，楚兵冠諸侯，其興也如火，焔焔增曷爲去哉！且宋義之不能軍也，審矣。久留安陽，不恤士卒而徇其私，此其當誅也。微獨羽，雖沛公亦必斬其頭於帳中。亡秦之機實決於此。故君子於殺宋義事皆爲羽功，不爲羽罪也。史稱增年七十，好奇計，吾謂增老悖人耳。凡爲羽計皆左何也？沛公來鴻門，止從百餘騎，而餘兵在新豐，此何異一跛牂入羣虎之穴，其滅也易。增果能用奇，第伏萬弩於酈山，芷陽間，沛公間行，將安逃？死明知君王

爲人不忍而顧欲坐上擊之耶！一夫擁盾入軍門，交戟之衛士不敢止，五人間行至霸上，百萬之衆不能防。沛公君臣一出一入，如履無人之境，安在增能奇計也！然則增宜何時去？吾以爲當在新安院卒二十萬人時。羽逆天道，失人心，垓下之亡職此矣。寧有嗜殺如羽而能一海內者乎？沛公嘗曰：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利用，所以爲我禽。吾謂雖用范增，無救於敗。增卽不去，羽亦必亡。是不能當陳平矧敢望三傑也哉。

讀孟子

方苞

余讀儀禮，嘗以謂雖周公生秦漢以後，用此必有變

通及觀孟子乃益信爲誠然孟子之言養民也曰制田里教樹畜而已其教民則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義凡昔之聖人所爲深微詳密者無及焉豈不知其美善哉誠勢有所不暇也然由其道層累而精之則終亦可以至焉其言性也亦然所謂踐形養氣事天立命間一及之而數舉以示人者則無放其良心以自異於禽獸而已旣揭五性復開以四端使知其實不越乎事親從兄而擴而充之則自無欲害人無爲穿窬之心始蓋其憂世者深而拯其陷溺也迫皆昔之聖人所未發之覆也嗚呼周公之治教備矣

然非因唐虞夏殷之美俗層累而精之不能用也而孟子之言則更亂世承汚俗旋舉而立有效焉有宋諸儒之興所以治其心性者信微且密矣然非士君子莫能喻也而孟子之言則雖婦人小子一旦反之於心而可信爲誠然然則自事其心與治天下國家者一以孟子之言爲始事可也

。原人上

方苞

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董子曰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羣生非於聖人賢人徵之於塗之人徵之也非於塗之人徵之於至愚極惡之人徵之也何以謂

聖人賢人爲人子而能盡其道於親也爲人臣而能盡其道於君也而比俗之人狗妻子則能竭其力縱嗜欲則能致其身此塗之人能爲堯舜之驗也婦人之淫男子之市竊非失其本心者莫肯爲也而有或許之則怍於色怒於言故禽獸之一其性有人所不及者矣而偏且塞者不移也人之失其性有禽獸之不若者矣而正且通者具在也宋元克劭之誅也謂臧質曰覆載所不容丈人何爲見哭唐柳燦臨刑自詈曰負國賊死其宜矣由是觀之劭之爲子燦之爲臣未嘗不明於父子君臣之道也惟知之而動於惡

故人之罪視禽獸爲有加惟動於惡而猶知之故人之性視禽獸爲可反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痛哉言乎非明於天性豈能自反於人道哉

原人下

方苞

自黃帝堯舜至周之中葉僅二千年其民蕃祉老壽恒數百年不見兵革雖更姓易代而禍不延於民降及春秋春春大亂尙賴先王之遺澤以相維持會盟討伐徵辭執禮且其時戰必以車而長兵不過弓矢所謂敗績師徒奔潰而已其俘獲至千百人則傳必特書以爲大酷焉自戰國至元明亦二千年無數十

年而無小變百年二百年而不馴至於大亂者兵禍之連動數十百年殺人之多每數十百萬歷稽前史所載民數或十而遺其三四焉或十而遺其一二焉何天之甚愛前古之民而大不念後世之民也傳曰人之於天也以道受命不若於道者天絕之也三代以前教化行而民生厚舍刑戮放流之民皆不遠於人道者也是天地之心之所寄五行之秀之所鍾而可多殺哉人道之失自戰國始當其時篡弒之人列爲侯王暴詐之徒比肩將相而民之耳目心志移焉所尚者機變所急者嗜欲薄人紀悖理義安之若固

然人之道旣無以自別於禽獸而爲天所絕故不復以人道待之草薶禽獮而莫之憫痛也秦漢以還中更衰亂或有數十百年之安則其時政事必少修明焉人風必少淳實焉而大亂之興必在政法與禮俗盡失之後蓋人之道幾無以自立非芟夷蕩滌不可以更新至於禍亂之成則無罪而死者亦不知其幾矣然其間得自脫於瘡痍之餘剝盡而復生者必於人道未盡失者也嗚呼古之人日夜勞來其民大懼其失所受於天耳失所受而不自知任其失而不爲之所其積也遂足以干天禍而幾盡其類此三王之

德所以侔於天地也與。

漢文帝論

方苞

三王以降論君德者必首漢文非其治功有不可及也。自魏晉及五季雖亂臣盜賊闡奸天位皆泰然自任而不疑。故用天下以恣睢而無所畏忌。文帝則幽隱之中常若不足以當此而懼於不終。此卽大禹一天勝子成湯慄慄危懼之心也。世徒見其奉身之儉。接下之恭。臨民之簡。以爲黃老之學則然。不知正自視缺然之心之所發耳。然文帝用此治術亦安於淺近。苟可以爲而止。其聞張季之論猶曰卑之母高。蓋

謂興先王之道以明民非已所能任也。孔子曰子產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而不能教也。書曰周公師保萬民若文帝者能保之而不能師也。夫是乃雜於黃老之病矣夫。

蜀漢後主論

方苞

昔成湯之世伐夏救民皆伊尹主之而湯若無所事也。周武王之世勤亂致治皆周公主之而武王若無所事也。蓋大有爲之君苟得其人常以國事推之而已不與故無牽制之患而功可成。大有爲之臣必度其君之能是而後以身任焉。故無拂志之行而言可

復亡國之君若劉後主者其爲世詬厲也久矣而有合於聖人之道一焉則任賢勿貳是也其奉先主之遺命也一以國事推之孔明而已不與世猶曰以師保受寄託威望信於國人故不敢貳也然孔明旣沒而奉其遺言以任蔣琬董允者一如受命於先主及琬與允歿然後以軍事屬姜維而維亦孔明所識任也夫孔明之歿其年乃五十有四耳使天假之年而得乘司馬氏君臣之瑕釁雖北定中原可也卽琬與允不相繼以歿亦長保蜀漢可也然則蜀之亡會漢祚之當終耳豈後主有必亡之道哉抑觀先主之敗

於吳也孔明曰法孝直若在必能制主上東行是孔明之志有不能行於先主也而於後主則無不可行嗚呼使置後主之他行而獨舉其任孔明者以衡君德則太甲成王當之有愧色矣

○于忠肅論

方苞

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易之道正或有過而中則無之中非權不得而遭事之變則尤難明景泰中于忠肅公不爭易儲爲之解者曰公陰爭之而不敢暴也或曰景泰有定國之功有天下者宜其子孫是皆未得公之心也宋太宗挾傳子之私而光美德昭不

得良死。季桓子有疾，命正常曰：「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及卒，康子卽位。旣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如桓子遺言，康子請退，公使其劉視之，則或殺之矣。方景泰決志易儲，爭者雖盈庭，不足忌而公則其身之所由以立也。勲在社稷，中外之人心繫焉。公有言則心孤而慮變矣。帝之度量未必遠過宋太宗，而威權則十百於康子，是乃公之所心悸也。南城高樹之伐，殆哉。岌岌乎而敢輕試哉。魯昭公之出也，叔孫婁自祈死而不誅，其司馬嚚戾先儒病焉，不知婁之心亦猶是也。春秋時

強家有權而相滅者，無國無之。季氏之惡稔矣，其不動於惡以國制於已，而昭公在外爲不足忌耳。若婁誅嚚戾，則季氏之慮變矣，非獨叔孫氏之憂吾恐閭人、渚、卜、齋之賊復興，而公衍公爲不得復安於魯也。爲叔孫計，必力能誅季氏，定昭公而後可加刃於嚚戾，故不得已而以死自明。此叔孫之明於權也。吾因正常而得于公之義，又因于公而得叔孫婁之心，故並論之，使遭變而處中者有以權焉。

○息爭

劉大槩

昔者孔子之弟子有德行，有政事，有言語，文學，其鄙

有樊遲其狂有曾點孔子之師有老聃有郊子有萇
宏師襄其故人有原壤而相知有子桑伯子仲弓問
子桑伯子而孔子許其爲簡及仲弓疑其太簡然後
以雍言爲然是故南郭惠子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
何其雜也嗚呼此其所以爲孔子與至於孟子乃爲
之言曰今天下不之楊則之墨楊墨之道不息孔子
之道不著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當時因以孟子
爲好辨雖非其實而好辨之端由是啓矣唐之韓愈
攘斥佛老學者稱之下逮有宋有洛蜀之黨有朱陸
之同異爲洛之徒者以排擊蘇氏爲事爲朱之學者

以詆譏陸子爲能吾以爲天地之氣化萬變不窮則
天下之理亦不可以一端盡昔者曾子之一以貫之
自力行而入子貢之一以貫之自多學而得以後世
觀之子貢是則曾子非矣然而孔子未嘗區別於其
間其道固有以包容之也夫所惡於楊墨者爲其無
父無君也斥老佛者亦曰棄君臣絕父子不爲昆弟
夫婦以求其清淨寂滅如其不至於是而吾獨何爲
訾訾之大盜至朕篋探囊則荷戈戟以隨之服吾之
服而誦吾之言吾將畏敬親愛之不暇今也操室中
之戈而爲門內之鬪是亦不可以已乎夫未嘗深究

其言之是非見有稍異於已者則衆起而排之此不足以論人也人貌之不齊稍有巨細長短之異遂斥之以爲非人豈不過哉北宮黝孟施舍其去聖人之勇蓋遠甚而孟子以爲似曾子似子夏然則諸子之跡雖不同以爲似子貢似曾子可也居高以臨下不至於爭爲其不足與我角也至於才力之均敵而惟恐其不能相勝於是紛紜之辨以生是故知道者視天下之歧趨異說皆未嘗出於吾道之外故其心恢然有餘夫恢然有餘而於物無所不包此孔子之所以大而無外也

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 劉大櫨

男子自十六以至三十可以爲人父矣三十而不娶則已老女子自十四以至二十可以爲人母矣二十而不嫁則已遲夫男曠則蕩女怨則傷怨曠之氣積而干陰陽之和則日月山川或崩竭而失其常度聖人曰此其道皆必於夫婦乎謹之越人有挑其婢子而不從者遂惡之常使之獨處婢子年老且四十而未嘗有夫於是其妻生子而瘖子長知讀書暗記而已旣而悔之爲擇配一夕而其子之瘖者愈此乖氣之所致也然則其緩於男而急於女也何居曰男子

國朝古文所見集卷一
處外意不適則放而之乎山阻水涯雖曠而可以不
至於病女子者生於幽閨之中坐於一室之內有所
感而不平想虛弔影故其心結結則傷傷則死矣聖
人以男之可以不至於病而女之遂至於死也則是
情之至急者莫如女而男次之於是斷然以女先於
男而不爲僭且吾聞之陽則不疑於老老則足以有
爲陰則不疑於少少則弱弱則能受而可以成孕育
之功嗚呼此聖人之扶陽抑陰本人情以通天下之
和也

國朝古文所見集卷二

論著

答或問

茅星來

或問朱子之賢而不免羣議之紛紛何也得毋朱子
尚有遺行與茅子曰非也自古聖賢久乃論定何獨
朱子也韓文公崇正闢邪可謂至矣然且孔子與墨
氏並稱而孟子至下而夷於臧孫辰荀卿司馬遷相
如之列歐陽公亦號爲知道者而其祭丁元珍也至
以孔孟相比擬甚以李泰伯司馬溫公之賢而不喜
孟子至程朱出而其道始大明然則聖賢之道久而

彌光而其論亦久而乃定當其論未定之時固宜其
衆說之紛紜也彼固不知吾朱子者耳不知而妄爲
之說其又何怪焉夫日月之明終古常新而人不至
復偃乎其無所之者蓋日月之功大矣然而不能強
無目者而使之見焉而可得議日月之有遺明與

答問大學

茅星來

或問平天下之事多矣大學獨於務財用之害反覆
言之何也曰豈獨大學也堯之命舜也曰四海困窮
天祿永終舜之命禹也亦然蓋人君一務財用則四
海未有不困窮者也四海困窮則天下未有不亂者

也夫堯舜之前四海豈嘗有困窮者哉而堯舜已諄
諄垂戒及此此堯舜之所以爲聖也武王仁天下之
事亦多矣而論語必以大賚四海善人是富爲稱首
然則紂之聚財積粟以爲天下無如我何者適以爲
新主發政施仁之資而已矣而務財用何用哉曰淫
酷殘忍窮兵黷武其害殆有甚於務財用者大學獨
不之及何也曰酷刑鍛鍊惟懼於法者始受其害不
懼於法者不受其害也兵戈擾攘惟兵所至之處受
其害兵所不至之處不受其害也蓋猶可苟免猶可
逃避也獨至人君一務財用而天下之人無有不

其害者矣。其又烏乎免而烏乎避哉。甚矣。自古虐民之政。非一端。而要未有烈於聚斂者也。大學獨於此。反覆不置者。蓋有以也。噫。漢唐宋諸言利之臣。其所以為國家主財計者。可謂備矣。然其效竟何如哉。後之人君。可以鑒矣。

格物辨

程廷祚

夫格物者。大學之要領也。而儒者之說。非泛而寡要。卽狹而甚勞。何則。物號有萬。舍其當務之急。而博求諸天地之間。曰卽物窮理。非所以爲用也。學有原。端其原則。日起而有功。而皇皇乎憂物感之來。而日思

與之格鬪。勞亦甚矣。然則大學何以言格物。曰格於古。有明與通之訓。若大誥之格。知天命。君奭之天壽。平格。大雅之昭假無羸是也。物則先王所以教天下之具也。左氏有云。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故曰說禮樂而敦詩書。君子曰。大學之格物。在於是矣。三代以下。詩書僅存。而禮樂崩壞。儒者失業。學術之分歧。說經之多誤。皆職此之由。古者則不然。故大學誠意以後。皆有覆明之文。而格物無之。若曰欲致其知。惟於司徒所職。樂正所掌者。明之通之而已。且孔門之博文。此也。中庸之明善。亦此也。而豈有他乎。后

稷不爲無耜之耕以教稼穡工倭不舍自然之規矩以制方圓言大學之道而不於詩書禮樂其如身心與天下何彼扞格物欲之說淺矣言窮理者取之大易夫易所謂窮理盡性卽易簡而天下之理得也以至於命則成位乎其中也其事惟大聖人能之朱子曾以爲作易之極功矣而今以爲大學之始務何與若曰吾之說與易之窮理有別則不聞古有是學且致知之知卽知止之知也學者求至善而止之不於古先聖王之所以教而索諸物理紛囂之中此荀卿所云以指測河以戈舂黍之類也

。李斯論

蘇子瞻

蘇子瞻謂李斯以荀卿之學亂天下是不然秦之亂天下之法無待於李斯斯亦未嘗以其學事秦當秦之中葉孝公卽位得商鞅任之商鞅教孝公燔詩書明法令設告坐之過而禁遊宦之民因秦國地形便利用其法富強數世兼并諸侯迨至始皇始皇之時一用商鞅成法而已雖李斯助之言其便利益成秦亂然使李斯不言其便始皇固自爲之而不厭何也秦之甘於刻薄而便於嚴法久矣其後世所習以爲善者也斯逆探始皇二世之心非是不足以中侈君

而張吾之寵。是以盡舍其師。荀卿之學。而爲商鞅之學。掃去三代先王仁政。而一切取自恣肆。以爲治。焚詩書。禁學士。滅三代法。而尙督責。斯非行其學也。趨時而已。設所遭值。非始皇二世斯之術。將不出於此。非爲仁也。亦以趨時而已。君子之仕也。進不隱賢。小人之仕也。無論所學識。非也。卽有學識。甚當。見其君國行事。悖謬無義。疾首頓感于私家之居。而矜夸導譽于朝廷之上。知其不義。而勸爲之者。謂天下將諒我之無可奈何于吾君。而不吾罪也。知其將喪國家。而爲之者。謂當吾身容可以免也。且夫小人雖明知。

世之將亂。而終不以易目前之富貴。而以富貴之謀。貽天下之亂。固有終身安享榮樂。禍遺後人。而彼冥然無與者矣。嗟乎。秦未亡。而斯先被五刑。夷三族也。其天之誅惡人。亦有時而信也。耶。易曰。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其能視且履者。倖也。而卒於凶者。蓋其自取邪。且夫人有爲善而受教于人者矣。未聞爲惡而必受教于人者也。荀卿述先王而頌言儒效。雖間有得失。而大體得治世之要。而蘇氏以李斯之害天下罪。及于卿。不亦遠乎。行其學而害秦者。商鞅也。舍其學而害秦者。李斯也。商君禁遊宦。而李斯諫。

國朝文獻通考卷一百一十五
逐客其始之不同術也。而卒出於同者。豈其本志哉。宋之世。王介甫以平生所學。建熙寧新法。其後章惇曾布張商英蔡京之倫。曷嘗學介甫之學耶。而以介甫之政。促亡宋。與李斯事頗相類。夫世言法術之學。足亡人國。固也。吾謂人臣善探其君之隱。一以委曲變化。從世好者。其爲人尤可畏哉。尤可畏哉。

○賈生明申商論

姚鼐

太史公曰。賈生鼂錯明申商。公孫宏用儒術顯。世多疑之。果若是。則公孫宏實於賈生耶。宋儒者以爲。生上書謂黷臝之所。非斥。則斧。以此待諸侯。爲申韓之

意。吾謂不然。生欲立法制以約諸侯。王使受地有定。不致入於罪而抗到之。所以爲安全也。斥斧以取譬耳。豈刑戮謂哉。此不足爲生病。然遂謂太史公爲誣賈生。則亦非也。夫戰國以來。百家竝興。雖或純或駁。或陋且謬。悖推本之。彼亦各原於聖人之一端。未嘗不可相爲用也。顧用之何如耳。冬必裘而夏必絺者。時也。齊甘苦酸辛鹹而御之者和也。諸葛武侯當先主之時。寬法孝直。救李邕張裕。其用意一出于慈仁。乃以申韓之書教後主。知其所不能也。且賈生諸葛皆所謂天下之才。識時務之要者矣。申商明君臣之

分審名實使吏奉法令而度數可循守雖聖人作豈能廢其說哉然使述此於景武之時則與處烈風而進翼者何以異良醫不能使鍾乳烏頭之無毒而使其毒不爲患也惟文帝仁厚而所不足者在于法制故賈生勸之立君臣等上下法制定則天下安此皆申商之長也申商之短在於刻薄賈生之智足以知文帝必不如申商之刻特患不能用其長耳景帝之天資固薄矣提殺吳太子於嬉戲疏張釋之而誅周亞夫其資如此而鼂錯又以申商進之何怪有吳楚之難賢者視其君之資而矯正之不肖者則順其欲

順其欲則言雖正而實與邪妄者等耳賈生當文帝而明申商汲長孺爲武帝言黃老彼皆救世主之弊和而不同豈如公孫宏匡衡之流雖號爲儒者誦說之辭洋洋盈耳而適以文其姦說者耶周公之告成王曰誥爾戎兵方行天下召公芮伯之告康王曰張皇六師若以此言施之好武之主其害豈不更重於申商哉惟於成康之時則無以復易矣吾嘗謂觀人之真僞與書之真僞其道一而已世所謂古文尙書者何其言之漫然泛博也彼以爲使人誦其書莫可指摘者必以爲聖賢之言如是其當於理也而不知

言之不切者皆不當於理者也。

中庸論性

吳定

周衰先王之道熄士各持所學以著書爭名於是道益晦子思子憂之以爲道其所道由性其所性也爰發憤述仲尼之意作中庸而大書其首日天命之謂性繼之曰率性之謂道明道之大原出於天而性之善也雖然謂子思言性主理而遺氣則不可理與氣合而有性之名離氣可謂之理不可謂之性昔成湯稱上帝降衷下民而劉子亦謂人受天地之中以生顧何以有賢知之過乎有愚不肖之不及乎又何以

有南方之強北方之強乎蓋降衷者性之恒也知愚賢不肖之與中違者稟天之氣殊也強之區於南北而失其中者稟地之氣殊也雖地載神氣天氣也然地氣上躋天氣下降天之氣爲君而地佐之時其五行之衰旺風土之剛柔萬衆芸芸遭之以生性以判矣夫至於合天地之氣以明性自古及今未有詳於中庸之書者也說者曰此氣質之性非天命之性也曰是不然天地之運否泰以時天下之才升降以代夫天豈不願盡以衷降吾民哉自天命不得不相天行爲變遷而凡天下奇零參差不齊之數以起則夫

民秉之性常多過不及之差而不能皆受中於天者固氣圍之亦天命之也顧聖人之品性也雖區之曰知曰愚曰賢曰不肖曰強曰柔曰上知曰下愚而終不忍絕之曰惡於以知下愚之性亦有仁義之美存焉所貴乎天之命之者此也昔者顏涿聚梁父之大盜也學於孔子段干木晉國之大駟也學於子夏卒能洗心改行名顯當時此子思原性以明道之旨而孟子得之以立性善之宗者也

韓信論

方東樹

孫武其言兵之雄乎韓信其用兵之雄乎二者皆蔽

不達兵要陋夫蘇洵之論孫武也以其術詰其事如舟人爭港喧號囂呶不離故處而自謂得便且極洵之智至吳起而止耳韓信而止耳其能有以大過於武耶取果實者枝枝而落之个个而撥之不可為易矣及即本一振然後風擊雨散濯於未生此聖人之兵所以不事陰計諂謀而自無敵於天下故曰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偏材之徒秘為異術密機是徒知兵之為陰符而不知用兵之有陽道也夫用兵者必先審天下之勢而行之以無窮應敵之謀如是已耳國子之論齊也曰秦得齊則權重於天下趙魏楚得齊

則足以敵秦。故得齊者重，失齊者輕。齊有此勢，不能以重於天下者，其用之者過也。當楚漢相距于滎陽，天下之勢在韓信。信爲楚楚王，爲漢漢王。廣武君以爲與爲人，而王無寧倍漢而自王。信不能用，卒助漢以滅楚而已。亦隨爲漢禽。其事蓋與六國之齊同失。或曰：六國之齊，其立國也固，且秦不得四國，其勢不能遽及齊。四國並力，雖足拒秦，然不親齊，則力不厚。計不完，故齊之勢常重於天下。若信於楚漢，才均勢敵，其用兵之道無以大過於項羽。高帝借使信自王，楚漢交伐之，吾恐不能一日安枕而卧也。信之智其

及此矣。曰：惡有是哉？當劉項強弱未分，天下人心未有所定，鄉使信據山東之地，乘百勝之威，以天下分地招布越之倫而將之，奉廣武以爲之謀主，扶義仗信以綏定其民，阻河爲固，坐戰劉項以待其敝，不出二年，漢必先亡，漢亡然後集羣策以制項羽，安在不可南鄉以成帝業而一天下？不知出此而媁媁爲婦人之仁，狐疑自敗。吾故曰：若信者用兵之雄，而不達兵要者也。後之論六國者，徒咎其不能合從以拒秦，而不知六國之勢皆可以爲秦之所爲，而不知自用，是可惜也。無經國之遠猷，而日尋於兵，兵雖巧，何救。

於敗。史稱諸葛武侯用兵非其所長。不知者復從而爭之。是皆不得爲知言。夫不長於用兵。乃其所以爲武侯與。

○魏武帝論

方東樹

董卓之亂。既遷車駕幸長安。而自屯雒陽。於是山東義兵並起。推袁紹爲盟主。魏武爲紹謀。欲其引河內之衆。臨孟津酸棗。而令諸將守成臯。據敖倉。塞轅轅大谷。全制其險。使袁術帥南陽之衆。軍丹淅。入武關。以震三輔。益爲疑兵。示天下形勢。此所謂形格勢禁之兵也。張儀教秦伐韓。酈生袁生桓將軍之勸沛公。

與吳王者。皆是謀也。當是之時。諸侯形勢兵力。皆足以制卓。本初庸才。不能用以致敗。論者謂袁曹之所。以興亡者。已兆於此。不待官渡之日。而後決矣。以余論之。其失猶不在是。獻帝爲李傕迫于曹陽。沮授勸紹西迎大駕。挾天子以令諸侯。紹不從。其後魏武行之。竟如所策。由是知取天下者。不在知兵。在審天下之勢也。不然。魏武之力。足以移交祚。而卒不之取。豈誠憐漢室博虛名哉。夫亦以羣雄之未服。宜假罷靈而不可始禍。以來衆敵也。諸葛武侯謂其不可與爭鋒者。職是故哉。故魏武欲篡之志。當時多有之。而魏

武不取之心。則他人有不能忍者矣。及夫終不可得。託爲雅言。以文王自况。政其懊恨無如何者。故謂天下若無孤。不知幾人稱王。幾人稱帝。此非矜其忠在王室。乃以英雄自詡云爾。嚮使袁紹用沮授之言。其廢獻帝以自立也久矣。何則。以紹不知迎帝。則迎帝必廢之。以自立。其理固至明者也。夫以獻帝之弱。諸侯之悖。其勢皆不足以自保。魏武以命世之才。獨步一時。惜乎未有德者。馭而用之。遂使斯人成其篡竊之志。爲古今僭逆稱首。其遭逢之不幸也夫。

、蒯通論

管同

使韓信聽蒯通之計。漢之爲漢。誠未可知。雖然。吾不知通之所以勸信者。果何爲也。夫秦自陳涉以來。俊雄豪傑雲合而蜂起。戰鬪之傷。寡人之妻。孤人之子。屠戮人之父母。民被其毒。甚於始皇二世數年之間。併而歸於劉項。劉項兩雄。鏖戰滎陽京索間。丁壯苦軍旅。老弱罷轉餉。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暴骨於中野者。不可勝計。其爲禍也。通又自言之矣。當是時。天下一日未平。則百姓一日被其毒。毒之去也。待於劉項雌雄之決。爲蒯生者。宜教信以速平項王之策。使天下晏然。無復戰鬪之危。兵革之警。則所稱天下士。

矣。知信之可以安天下，而教之以亂，聽其計，成與敗未可知，而於意究何所取乎？鬪兩虎於中原，覩其日食，入不足，而又以一虎繼之，彼蒯生者，抑何其不仁也。或曰：通非爲天下者也，其意專於愛信而已。吾謂通非愛信，直自爲謀焉已爾。何以言之？當酈生伏軾，掉三寸舌，下齊七十餘城，而通復說信擊之，破已服之國，不可謂仁；奪已成之功，不可謂智；內以喪其謀，臣外以勞其軍旅，漢之疑信自此始矣。通誠愛信，不宜出此。蓋自戰國秦項以來，縱橫捭闔之徒，無恒產而無恒心，乘天下有事，馳驟乎其間，說人生出金玉

錦繡而取卿相之尊，彼其人皆利天下之分而不利其合也。利天下之危而不利其安也。蒯生承戰國之餘風，見天下之將一自度委質事漢，則不過與陸賈隨何酈生平原君等故樂天下之瓜分已，因得以爲資而坐收其利，其先說信以擊齊，是將敗之於漢也。旣而不成，則遂危言慄辭以觸動之，必使其反而後已。其陰險叵測，蓋雖高帝不足以識之，而况其下焉者與？嗟乎！所貴乎天下士者，爲其能以排人之難也。高帝雖雄心猜忌，蕭相國何用召平鮑生之說，卒免其疑而脫於禍，使通誠愛信，則必有以終全之矣。說

國朝古文真集卷二
之以三分不聽而遂無復計。是使後之爲人謀者必欲臣子畔其君父而非是則無以自全也。彼蒯生者抑何其不義也。

讀漢書翟方進傳

管同

漢世三公多以災異免。余讀方進傳及注所言漢家故事蓋漢制天地有大變國家有大故天子使人賜丞相牛酒相輒自殺當時之三公責何其重與。宋景遭災惑之變不忍移諸股肱漢之爲此豈其未聞宋事耶。然是事自翟方進外他無所見。蓋漢亦知其過重遂減而爲策免。迨其後且有策免不行而居職任事如故者矣。甚矣方進之所遭獨不幸也。吾謂漢是制誠不古然宰相者位愈尊則責固愈重居三公位如何令國家至此縱君不誅吾獨無愧於心乎。由是言之漢策免當矣。居位不可也苟因是而愈加尊位彼其人何以能處哉。

禹問辯

梅曾亮

韓子之爲禹問其文可謂辨矣。然其言曰堯舜之傳賢也欲天下之得其所也。禹之傳子也憂後世爭之之亂也。然則禹以前無傳子者乎。有之矣。即使禹之前無傳子禹豈慮後世之不必傳子者而倡之乎。且

其言曰傳之人則爭未前定也傳之子則不爭前定也夫亡國破家相隨屬者恃其前定耳使爲君者皆知有不必要前定之理爲之嗣者將側身脩行之不暇而又何亂焉然則立君前定亂在立後不前定亂在立先其數之不能以相勝明矣湯大聖人也伊尹大聖人也彼伯益者何人乎韓子曰湯與伊尹不可待而傳也使禹舍其比肩接迹之聖人而憂聖人之不可待是僞也使韓子欲伸其說遂置其比肩接迹者而不言是遁也然則如禹之聖何曰孟子之說善矣吾無以易之

○項伯論

陳兆麟

西楚之亡項伯爲之也項伯嘗殺人張良活之及項羽范增謀擊沛公伯乃私見張良具告其事沛公厚結之伯因說羽善遇沛公及鴻門之飲項莊欲擊沛公於座伯復身蔽沛公使得脫沛公令良厚遺伯爲請漢中地卒定三秦併西楚而有天下漢乃封伯爲射陽侯夫始之私見張良也猶可曰顧私恩後之力爲漢用其何心哉亂世之臣多擇主而事若韓信陳平皆是矣彼以楚不見用而又非其同姓背楚而向漢君子不以爲非也項伯於羽親則季父貴則左尹

始說羽善遇沛公。繼爲請地。終又止羽毋烹太公。羽皆力聽。由是觀之。羽之信伯。過於范增遠矣。伯終羽身未嘗去。而乃身在楚。心在漢。包藏異心。滅項氏而不恤者。何哉。利其厚遺。貪其爵邑而已。嗟乎。自古鄙夫患失。誤國希榮者多矣。若夫身爲貴戚。而賣其宗以取利者。亦殊鮮。伯之罪。不加於常人。一等于哉。人皆以項羽任用范增不終。故卒以破亡。亦惡知內有讒人。多方相間阻。雖百范增。庸有濟乎。向使項伯與增協力一心。以扶西楚。增謀之。而伯贊之。羽必從之。則楚之成敗。尙未可知。而伯顧相反。吾故曰。西楚之亡。項伯爲之也。夫古來讒臣賊子。爲史論者。率誅之。獨於項伯之奸。議者闕如。吾特表而出之。以懲爲貴戚臣而懷二心者。

